

台北 富邦講座---女作家的生死愛慾

張愛玲的半愛蒼涼/她的上海她的舞台

張愛玲幾度回魂於此不曾消殞

張愛玲幾度回魂於此不曾消殞。以前她名揚大上海，以其文采世故，戰爭後她退去這舞台；如今她又在此活了過來，只是這回以其靈魂。

無論如何來到上海城市會見它的藝文風華，那麼是不免要提張愛玲的。

上海的舊派風華不是一個人塑造的，她是眾文眾武所百川匯納的海上花。

再思是，我眼中的張愛玲，我所來到的常德公寓，當她和它透過我的眼我的筆時，他們已具不同生命了。

常德公寓的半生緣/民國女子張愛玲和才子胡蘭成

舉步維艱地過十字路口，在此地馬路真如虎口。

大門深鎖。恰有一老婦走近拿了鑰匙開，我便尾隨而入。在我對著倏然面對著昏暗門廳的空間左逡右巡時，我見婦人跨上兩三步的階梯，在漆著綠色的電梯大門入口板凳坐著，原來是大陸作家陳丹燕筆下那個紋了兩條藍細蛾眉的精明女人，一個因張愛玲而成了後來者也會替她記上一筆的電梯管理員。可我現時見她，藍細蛾眉的藍已隨歲月褪了色，精明也成了精冷之感。「六樓。」我說。未料，這婦人不做她的活，卻先問我身分來歷。「找誰啊？幹嘛呀？」我說我不找人，心想我找的是一股空氣，一種氛圍，一縷悼念，一式惘然和說不盡的滄涼。「我從台灣大老遠來，想拍些照片，看看張愛玲以前住過的房子，感受一下氣氛。」只差沒把想悼念亡魂的話搬出來說，不過一直客氣且文藝腔地說著。

這婆娘竟不通人情理，也不按電梯鈕，反兇巴巴地說著：「不要看了，沒啥好看，人都死了，看什麼看！」她揮著手，大聲說著，連後院的兩個女人都跑來看熱鬧，聽著我們的對話，又是中國人的好奇湊熱鬧。「你不覺得好看，我可不覺得。」我說。婆娘聲音開始拔尖，「說不好看還要看，都是你們這些台灣來的，外面看看不就得了。」她還是不按電梯，也不給進。我就往邊間的樓梯走，她還是大聲嚷著，不要看了。「這大樓又不是你的。」我不理她，就靠雙腿爬上樓。可惜沒聽到舊鐵柵式欄門電梯卡拉卡拉響的舊式情調，以前我住紐約香煙工廠時用的就是這種需人工操作的電梯，挺懷念那呼吸不勻的聲響，還有那隨著高度升降，黑暗幢幢光亮幽幽層層交替地織在心上。

好在這纏了半晌的婦人沒跟上來，也許有太多人慕名而來她嫌煩吧，看來將來的張迷要到此一見歷史場景將格外困難。馬賽克細小瓷磚拼成的地板已積灰塵，牆壁分兩色，白和深絳色咖啡，樓和樓之間隔著兩層式樓梯，一個彎再一個彎，

抵樓層時會先見到左邊窗景和陽台。窗戶好多都碎著紋路，荒圯。陽台有綠色盆栽或是晒著衣裳、被單，或者只是空空然地留著大量的塵埃。陽光流麗中，塵埃飛飛揚揚。

走到陽台一望，原來的古厝都已拆得一乾二淨，透著光。爬到張愛玲住過的51室和60室（原址是65室）時，六樓也就是公寓的高處了。在陽台低頭望，四處都是低矮的工地，和前方已建好鋼骨結構的大廈。不遠處有一兩棟古典別墅洋樓處倖存，如遲暮美人地立在一派如廢墟待建的土地上。約是工人住的低矮組合屋牆外聚著四個男人在午后光陰裡打著牌。光景竟是荒荒草草殘殘敗敗的氣息，風月蕩然無存。腳踏車停在走道，線條映著陽光，灑在地上透著機械般的美麗結構，宛如雕塑。

我從陽台光亮處拐入公寓門前，60號碼的下方竟貼著紅紙金字的對聯。我徘徊一陣，沒按門鈴。光眼前這一切，我的幻想力已足以讓我抵達想像的光圈之所。這舊公寓當時是時髦的，於今對比於新式玻璃大廈當然是陳腐的。一九四八年，這棟樓和整個老上海都在張愛玲的離去後，成為世人一個欲想一探的名人居所。

下了樓，在彎角處已先見到落在板凳下兩條靜脈曲張的雙腿。在彎口處拍了信箱和一排腳踏車後，沒瞧婦人，逕自離去。我知背後閃著兩道厲害灼熱的光。出了陰幽公寓，好像去拜訪兒時的魂般。以前我家也住過這樣的公寓，牆上地板上甚至水管內老是有一股陳腐的氣息瀰漫著歲月。張愛玲的華麗摩登，如今是徹底的滄涼腐朽了。

我見到公寓大門上貼著「文明樓」，右邊立著「市級建築保護單位」，這大理石碑一立，可免於這公寓隨上海的日新月異走入歷史。

文明樓，這裡到處可見「文明」字眼，開文明車做文明人走文明路，文明社區、文明公園.....，此地「文明」是意旨什麼呢？是進步、現代嗎？這城市四處寫著文明挺做作，倒是我見到常德公寓旁有一家很小的元元餐館，寫著元元餐館的最大特色就是「爽」，爽字斗大，很庶民風。最後我離開常德路時留在腦海的是「爽」。

從新天地再踱步弄堂，從大廈到石庫門居，從金絲鳥女人到打工女孩，從老上海人到上海新貴，從有錢人家到店家小二，從上海人到異鄉人，從上海文人到經濟權威.....我每天徘徊穿梭在兩個世界，既斷裂又連結，既分別又相交。我一方面見到大膽向前的上海人，一方面也見識到戀戀不捨舊情調的老上海人；我一方面在新天地看著新式女人的作風，一方面瞻故著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自己。

天色暗下，我的孤影在奔波一天曝曬於外之後，顯得有些單薄，特別是當街燈一盞盞地在我眼前捻亮後，許多婦人家正喚著野小孩回家吃飯，一陣話急溜溜地從喉頭蹦出，許多賣麻辣鍋的小攤販燃著蜂窩爐，鍋內紅暈暈地煮著特辣的麻辣湯....，原本我覺得吵雜的街道和弄堂人聲，卻對應出我的最大孤單。

陽光退隱後，氣溫陡降，初秋的风涼，我企圖想拉拉袖口外套，才發覺我根本只穿了件短衣。一個人走著走著，突然哀怨起這座城市為何要捻亮這般勾動女人

心的悠黃燈泡，讓我的孤影在燈光倒映下無所適從。

在步行中我想我這個人大概一生都是個孤獨者與局外人吧，是婚姻關係的局外人，甚至也是愛情雙人行局的局外人。

我常常一個人。不是因為沒有愛情，而是配合不來別人的節奏。相思有何用，相思只徒然，相思洩漏了自己禁不起孤寂，相思說明了人在某個時刻多麼需要個人擁抱和對話。我當如何繼續人生的孤旅，在我脆弱時？

我好想想停步暫借問，問問最後獨居經年累月以終的張愛玲。祈求她入夢來，給我明示一條生路。

張愛玲的夢沒來

張愛玲的夢沒來你倒來了，我祈求她入夢她卻不來。今夜我做的夢是，我夢見到銀行的 ATM 自動提款機提錢，機器吐出的不是鈔票而是一張張你手寫的情書，字墨像音符跳躍在紙面上。

旁邊等著用機器的一個婦人見狀扯著嘴笑著，露出邊邊一顆銀亮亮的假牙，兩道細細、帶點青墨色的紋眉往上揚著。

情書，現實難覓。事實是魚雁不知往返啊。我的裁信刀才用過一次就被擱在案上，塵封已久。夢反映的是現實的渴慕。那手寫的情書比言語更難一求是現代情人的悲哀吧。

醒來，心想如果我有這種渴望，還不如早早死了心才好過活。心臟部位隱隱痛著，起來泡了杯熱茶，怔忡地步向窗口，底下是上海擁擠的千萬人口，而我在此成了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幽魂，人的情感需索與傷口並不因科技繁華就能治療啊。

千金如何換真情？我這晚突然覺得完了。在台北想出走，出走了卻心情陷入沒有出口。可能是白天探看張愛玲舊魂所居的常德公寓在夜裡暗自作祟。

傳奇如她，重點其實並非是傳奇的色彩，重點應該是她們真切活出了生命的滋味，不論是張愛玲以沈默孤寂來度晚年，或阮玲玉以死來明心。不論年歲長短，我覺得她們都不枉此生。在有限的幾年裡，盡一切地閃亮著生命和才情，此已是可貴。她們做自己的主人，在愛情，即使她們的愛情在男性世界裡是附庸角色，但因為情真意切地甘願也就沒有所謂的附庸，在這一點上我是很唯心和個人主義的，我不想用女性主義觀點來看待，我只想問她們的是：「妳們在面對那樣重大決定時，心是清醒的嗎？」

短暫發光的幾年生命，要勝過「撐」在那裡的生命。割捨本來就比占有困難，傳奇雖可營造，但是傳奇並非能一蹴及成。

有才華的女子竟也需要一個使自己看起來「很低很低」的男人。

我想起了我自己。我並不需要像她們一樣維護形象，傳奇在我心已死，傳奇本

身就帶著大量虛假成分，否則就不是傳奇了。上海文學界耆老沈寂先生說張愛玲是很愛錢，我當時聽笑了笑。其實那是必然，她要維護一個摩登形象與滿足內心的與行事的獨特慾望，吃好穿美，在上海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金錢的，沒錢推不了磨。

我想問的會是，張愛玲當時為何離不開胡蘭成，離開後又隻字不提他，我覺得她定然不是為形象，至少我覺得她不想誹謗她所愛過的人吧。這要多大的忍耐，放任胡蘭成在那邊說有多愛她，又寫得張愛玲深陷無法自拔狀，胡蘭成的情義在哪？寫自己如多情種子，寫愛他而苦的人又寫得如此黏稠，果然張愛玲後來的寫作生涯如她自己所言「自此要萎謝了。」

愛就是愛上了，著了魔，難受了，走不掉的，愛情目盲效應。除非後頭發生更大的變化，否則一個專注的女人通常要離開一個男人都是困難的。沈寂先生當時不同意我之言，他說以張愛玲的聰明，一個寫作者怎麼會讓愛情盲目至此，看不清真相。我覺得正好是因為張愛玲的才情蒙蔽了她，一個有高度才情且世故的民國少女，未必對愛情就清晰明白啊，何況胡蘭成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裡頭的男人，走進生命裡的人如何說棄就棄。

何況我覺得其實每個男人多少都有胡蘭成行事的些許影子，只是有的男人壓抑慾望，有的男人突顯了慾望罷了。有些人把別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明白公開地做了出來，但他會成為社會道德尺度下被批判的角色。

不過即使事實歸事實，沒有幾個女人受得了所愛的男人在外的情史風流不斷。

曾經幾度去玩耍的台北音樂酒吧柏夏瓦，當有人要離去時，熟識的愛問：「你要去哪裡？」大夥的默契回答：「我要去你心裡。」

我要去你心裡。

這可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一個人的心可以比世界版圖還大還遼闊還無遠弗屆呢。何況有些人的心是流浪不知多少世的老靈魂，我們要跋涉多少世，穿越多少地理荒漠，流下多少相思相惜的汗淚，才能來到彼此最深遠最醇久的心呢，有時我們努力行進卻也不過只來到彼此心房的大門口而已，有時我們連敲門的勇氣都匱乏。

常德公寓，讓我想了又想，心思幾度跋涉。

訪問上海遺老沈寂先生談張愛玲

沈寂說坊間應該有寫關於張愛玲相關的書籍約有二十多本了吧，「如果妳不了解當時的環境，沒有第一手資料，妳寫的就不過是這二十幾種中的一種罷了。」他說坊間的書不過是一種拼湊，根據許多書籍和報章雜誌，但是作者能見到的參考書籍別人也同樣可以見到，這就不稀奇了。「這二十多種版本裡，沒有人把張愛玲寫得像甚至寫得不對。」

這回我本來無意再探張愛玲，原因是張愛玲成了符碼，千篇一律多到令我厭

煩。然而面對沈寂卻令我欣喜若狂，他是和張愛玲同時代的人，小張氏兩歲，且多次和張愛玲往來，張愛玲的姑媽和胡蘭成他也見過幾次。

他提出一個特別的看法是：坊間很多書單方面引用胡蘭成所寫的文章是料，光是蒐集別人的資料是不足的，你會看到那些報章雜誌，別人也會看到啊。比如說只有和張愛玲聊過天，才會知道她喜歡西洋文學裡有兩個人，一個是寫散文的英國女作家 Mamsfied，一個是英國小說家毛姆。」沈寂又再次切切地說著。「不要學張愛玲了，學不像的。」沈寂他說這話是有感於如今許多上海人學張腔為文或學張氏流風，他覺得現代人學三〇年代根本不像，「對於不熟悉的東西不要寫。」

聽他說話，總是一陣心驚膽跳。

「生活是一回事，但是寫文章卻又是一回事。」沈寂向我說，我當時點頭，有時生活形象是被塑造的，加上後來媒體、仰慕者及寫作者的歌詠，離事實愈發遙遠，人物就被扁平化與傳奇化了。好像張愛玲不會上廁所一樣，人物飄飄若仙，被傳奇化了。

沈寂提到張愛玲就很真實，包括她特愛錢，特世故，種種讓張愛玲才有了比較立體的面貌。

沈寂還認為張愛玲的散文比小說還好，「她的小說細膩，但是她的散文觀察上海深。」別說沈寂見了坊間這麼多人寫張愛玲覺得味道皆缺，就連我這個愛書人都嫌煩呢。可提三〇年代的摩登女性與才子佳人，她又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許多寫作者在漸成氣候後，大都不再讀張愛玲，不看不是不愛看，而是不敢再讀。深怕再讀就難脫「張派」之風格，一旦劃入張派的嫡子嫡孫，所寫的就只能是小溪小河，說的是她的腔調而少了自己的個性了。

我寫這一筆，並不會多添張愛玲傳奇色彩，也不會沾上寫她的名氣。

我只是想寫，想會晤老派人物，以了卻多年魂魄的相思。

我翻閱大陸出版的相關書籍，對胡蘭成的評價都不好。有的描述胡蘭成是採花高手，他追求張，只是因為他的群芳譜中還沒有一個能與自己談詩論文的紅粉知己。「張愛玲畢竟是個女人，具有女人的弱點，她需要愛，需要一個能使自己看起來“很低很低”的男人，於是，她墜入了情網。當短暫的婚姻過去後，張愛玲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獨之中。」

需要一個使自己看起來「很低很低」的男人。

我想起了我自己。我並不需要像她們一樣維護形象，傳奇在我心已死，傳奇本身就帶著大量虛假成分，否則就不是傳奇了。沈寂說張愛玲很愛錢，我聽了大笑。其實那是必然，要維護一個摩登形象與滿足內心的與行事的獨特慾望，吃好穿美，在上海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金錢的，沒錢推不了磨。

可我覺得也許男人不懂為何堂堂一個有名作家要甘心為且拿稿費資助他逃亡。

不瞞你說，就是我也會。也許我也會背上幫助漢奸的罪名，可我的個性也不管的。我看的是生命，我看的是我的愛。

不過，提到胡蘭成的姘婦之流，我就很看不上眼的。所以我問的會是，張愛玲當時為何離不開胡蘭成，離開後又隻字不提他，我覺得她定然不是為形象，至少我覺得她不想誹謗她所愛過的人吧。這要多大的忍耐，放任胡蘭成在那邊說有多愛她，又寫得張愛玲深陷無法自拔狀，胡蘭成的情義在哪？寫自己如多情種子，寫愛他而苦的人又寫得如此黏稠，果然張愛玲後來的寫作生涯是「自此要萎謝了。」

我覺得倒非是張愛玲愛情至上，而是愛就是愛上了，著了魔，難受了，走不掉的，愛情目盲效應。除非後頭發生更大的變化，否則一個女人要離開一個男人都是困難的。沈寂先生當時不同意我說愛情盲目之說，他說以張愛玲的聰明，一個寫作者怎麼會讓愛情盲目至此，看不清真相。我覺得正好是因為張愛玲的才情蒙蔽了她，一個有高度才情且世故的民國少女，未必對愛情就清晰明白啊，何況胡蘭成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裡頭的男人，走進生命的人如何說棄就棄。就是他要她上梁山，恐怕她也跟著上梁山啊。何況我覺得其實每個男人多少都有胡蘭成行事的些許影子，只是有的男人壓抑慾望，有的男人突顯了慾望罷了。有些人把別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明白公開地做了出來，但他會成為社會道德尺度下被批判的角色。

不過即使事實歸事實，沒有幾個女人受得了所愛的男人在外的情史風流不斷。

不過也許你會笑我，說我寫的其實是我自己。「我的愛在那裡，我就在那裡。」很多年前寫的小說，自己也被應了驗。如今我的愛在那呢？

我們偶爾協同去的台北音樂酒吧柏夏瓦，友人封也在，封就是瘋。當有人要離去時，他最愛問：「你要去哪裡？」大夥的默契就是回答：「我要去你心裡。」

我要去你心裡。

這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一個人的心可以比世界版圖還大還遼闊還無遠弗屆呢。何況有些人的心是流浪不知多少世的老靈魂，我們要跋涉多少世，穿越多少地理，流下多少汗淚，才能來到彼此最深遠最醇久的心呢，有時我們努力行進卻也不過只來到彼此心房的大門而已。

-----選錄自 鍾文音著(奢華的時光---上海的蒼涼與華麗紀行)玉山社出版。